



“桑基鱼塘”变迁记

□胡家俊

“桑基鱼塘”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特色农业模式，小学地理课本里就讲过。珠江三角洲农村，鱼塘星罗棋布，一口鱼塘接一口鱼塘，连成一大片。鱼塘和鱼塘之间的土地，叫“塘基”，塘基上种桑树，就是“桑基”。但是你现在到珠江三角洲转一圈，“鱼塘”还很多见，“桑基”却很难再见了。塘基上种什么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，反映了时代的风貌。

一

桑叶采摘回来，第一步要风干，把桑叶薄薄地摊在地上，用一台大风扇吹，直到桑叶干爽了才给蚕宝宝吃。刚孵化出来的蚕宝宝吃的桑叶还要用刀切成烟丝那么细才行，等蚕宝宝长到一厘米多长了，才可以整片桑叶喂。有一年高考，古诗鉴赏考的是欧阳修的作品，其中那句“下笔春蚕食叶声”太形象了，我感触特别深，因为曾经在那样的声音里睡着了。蚕宝宝每天拉出来的屎，要定期清理，集中起来，那是养鱼的好饲料。

蚕宝宝从白色变为略黄，就是快要成熟了，要吐丝了。这个时候要准备好“蚕簸”。“蚕簸”是用竹子做的，类似一扇小门，面上用竹篾卷成卷状，像美女们的大波浪电卷发的形状。用火把“蚕簸”烤一烤，消毒，然后把成熟了的蚕均匀地放到“蚕簸”上，蚕会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，停下来，在那里吐丝，直到成茧。茧成型以后，用镊子把茧挑出来，放在箩筐里拿去卖。一群农村妇女，列着队，挑着装满蚕茧的箩筐到丝厂卖茧，那是很壮观的景象。

茧是一定要挑到丝厂去卖的，那个叫荷塘丝厂的是国营工厂，专门生产蚕丝成品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参加公社少先队员代表大会，我还去工厂里参观过，大致了解了从蚕茧怎么加工成一捆一捆的蚕丝的过程。蚕丝是生产丝绸的材料，丝厂生产出来的蚕丝就是供应给丝绸厂的。整个产业链真是一环扣一环。听说当年的丝厂是公社里的骨干企业，能够进厂里当工人都不容易，厂里年轻未婚的女工，那时候更是优秀男青年追求的热门对象。

文，知道“堑”这个文言字的意思；至于那个叫“娘娘沙”的鱼塘，估计有一个浪漫故事，只是没有流传下来。

那时的鱼塘都属于生产队。生产队会每天安排村民割草，换取工分。村民割好的草，集中称重量，然后会被安排放到哪口鱼塘去。有些鱼塘距离村庄远，被安排去放草的村民，中途可能会把草扔到别的鱼塘里，所以一般越远的鱼塘产量会越低。

生产队养的鱼，大部分都交到供销社去了。供销社有个码头专门收购各个生产队交来的鱼。供销社收购鱼的人很挑剔，一会儿说这条鱼达不到重量标准，一会儿说那条鱼长得不好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压低鱼的收购价格。其实无论鱼怎么样，供销社都会收购的，因为那时候鱼产品不是太丰富，城里很多市民还吃不上鱼。

生产队有一条手工撑的渔船，船身上有很多小圆洞，船面上铺着活动的木板，放在船舱里的鱼可以接触到河里的水，却跳不出来。这条渔船要六个人撑。当时撑船交鱼的活是有“福利”的，农民都喜欢干这个活。因为最后他们会故意捞剩几条鱼，在岸边支起锅做饭，把鱼做了来吃。现在顺德一带的“鱼公焖鱼”就是那个时候农民的做法。有个广州来的知青，生产队为了让他改善一下生活，特意安排他参加交鱼的工作，尽管他不会撑渔船。据说他在城里也没吃得那么爽过。

村民其实能吃鱼的机会并不多。一般一年生产队就分两次鱼。夏天，一人分一条大头鲈鱼，人多的家庭分大一点的，人少的家庭就小一点。冬天过年前会再分

一次鱼，分鲮鱼，一户十斤八斤。去生产队领鱼的任务一般都是小孩或者老人来完成的。一早就拿个簸箕到生产队排队，一班小孩叽叽喳喳的，知道要有鱼吃了，都很开心。分到的鱼大家舍不得一顿就吃完，大头鲈鱼就切成块，腌咸一点，煎好，一頓吃一块；鲮鱼呢，就晒鱼干，慢慢吃。于是现在鱼干也成了本地的特产。

改革开放后，生产队的鱼塘实行承包制。1984年以前，承包户要交够一定量的鱼后，才可以去卖剩下的；1984年后，承包户才可以自由卖鱼。

养鱼很辛苦，也有风险。辛苦是因为需要很细心照料。水质如何、水位如何、有否缺氧、什么时间喂养，都要做好。夜里还要巡塘，及时了解鱼塘的状况。风险则主要有三个：一是怕鱼得病，得马上请教养鱼技师治好鱼病；二是怕缺氧，夏天鱼塘里鱼的密度一高，就会缺氧而亡，要及时开增氧机给鱼塘增氧；三是怕冷，鲮鱼和罗非鱼就最容易被冻死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我家养的鲮鱼被冻死了不少，当时我围绕着鱼塘，一圈一圈地捞起冻死的鲮鱼，那种寒冷，那种难受，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但养鱼收入高，养得好一两口鱼塘，一家人的生活就改善了。我家承包鱼塘三十年，到2010年才彻底不再养鱼。这三十年来，好像赚钱不多，但三个孩子读书上大学，全家人的开销，都是靠这些鱼塘养活了我们，一点也不过分。但现在村里40岁以下养鱼的农民寥寥无几。

桑基鱼塘，见证着时代的发展，见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，见证着每一个家庭的兴旺。感恩这块土地，滋养了一方的百姓。

林徽因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朦胧诗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：“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”有人说这是为驾鹤西去的徐志摩而作的情诗，还有人说她是为向孩子表达母爱所作，不管究竟是什么内涵，我也一样深爱这样的人间四月天。

四